

从光孝寺植物看海上丝绸之路

柏宇亮

【摘要】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两汉时期，并无文献准确记载其出海港之地位。学界很多人认为，在晋代以前，广州并不是出海港口。本文通过对植于广州光孝寺内诃黎勒与蘋婆两种植物的发音分析，认为这两种植物均为外来植物，且在东汉末年，光孝寺内大规模种植这两种外来植物。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东汉时期广州在丝绸之路航线上的重要出海港口地位。

【关键词】光孝寺 诃黎勒 蘋婆 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有光孝寺，寺内种有诃黎勒、菩提、蘋婆等植物。据记载，光孝寺是南越国第五代王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吴国都尉虞翻被贬到广州时，住在此地，时称虞苑，因当时苑内遍植苡子、蘋婆等树，又被称为苡林^①。苡子与蘋婆，即为今日诃黎勒和凤眼果。虽然今时今日这两种植物已比较常见，但在东汉时期还是比较稀罕的。文献中对苡子与蘋婆是何时种植于光孝寺内并无详述，但可以看出，东汉末年，诃黎勒与蘋婆已经同时大规模地出现在广州。

一、诃黎勒和蘋婆是海外传入中国的植物

苡子，又名诃黎勒、诃子，源产地在印度，意译作“天主持来”、“天主苡来”。诃黎勒、庵摩勒、毗黎勒是古印度的“三

果”，有神奇的药效。因为他们的汉语名字后面都带有“勒”这个读音，所以古代中国也称其为“三勒”。从劳费尔总结的诃黎勒在不同语言中的发音来看，与汉语“诃黎勒”这个词最接近的音是波斯语“halīla”和吐火罗语“arirāk”，且“三勒”的名字中的“勒”都是由吐火罗语中的“rāk”或波斯语中的“la”字节音译而来，与梵语的“takī”这个音节相差较远。可见诃黎勒应该是经过中亚地区中转传入中国，而非印度本土^②。

关于诃黎勒这种植物的记载，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的应当是东汉张仲景所著的《金匱要略》，书中有多处应用诃黎勒制药的方剂，如“诃黎勒散方”、“长服诃黎勒丸方”等^③。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诃黎勒这种植物的药物功效在东汉末年已经被中国人所了

【收稿日期】2013-12-20

【作者简介】柏宇亮，男，1984年生，辽宁沈阳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研究中心，文化遗产保护办副主任助理。

①杜洁祥.中国佛寺史志集刊（第三辑光孝寺志）[M].台北：丹青图书公司，1985：44.

②《光孝寺志卷之二（建置志）》：三国吴虞翻谪徙居此，辟为苑囿，多植蘋婆、苡子，时人称为虞苑，又曰苡林……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中华书局，1964：1321.

③《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翻传》：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清）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清光绪五年影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507.

④《卷八十八·古迹略》云：光孝寺在南海县西北一里，乃南越赵建德故宅也。吴虞翻为孙权骑都尉以数谏争谪居此。多植蘋婆、诃子树，名曰“虞苑”，后又称虞翻庙。晋隆和中，僧闍宾创为王园寺。刘宋永初间，陀罗三藏飞锡至此，指诃子树曰：“此西番诃黎勒果之林。”亦曰“诃林”……

⑤劳费尔.中国伊朗编[M].商务印书馆，2001：203-204.

诃黎勒（ha-ri-lak）在各个语言中的名字：日语kariroku，梵语haritakī，吐火罗语arirāk，藏语a-ru-ra，纽瓦里语halala，波斯语halīla，阿拉伯语halīlāj和ihliligāt.

⑥（汉）张仲景著，（宋）林亿校正，杨鹏举，侯仙明，刘渡舟、苏宝钢、庞鹤编著.金匱要略论解[M].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02、248.

解，也就是说在东汉《金匱要略》成书之前，诃黎勒已经传入中国。

但诃黎勒传入中国后，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直至唐代，还被视为异域物种，其药理作用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唐人所编《周书》、《隋书》中都视其为外来物种^①，《广异记》中也有对诃黎勒专篇的记载：“高仙芝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谓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②五代著名医家李珣，祖籍波斯，于隋代来华，入唐后改姓李。好医学，尤精本草，专门收集由国外输入的药物，编成《海药本草》，载入许多外来药。可惜原书佚，内容散见于《政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在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目录第三十五卷》中曾引李珣对诃黎勒这种植物的记载：

【释名】诃子[时珍曰]诃黎勒，梵言天主持来也。

【集解】[恭曰]诃黎勒生交州、爱州。[颂曰]今岭南皆有而广州最盛。……岭南异物志云：广州法性寺有四五十株，……今其寺谓之乾明古寺，尚在，旧木犹有六七株。南海风俗尚贵此汤，然煎之不必尽如昔时之法也。……[萧炳曰]波斯舶上来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六路即六棱也……

【发明】[珣曰]诃黎皮主嗽，肉主眼涩痛。波斯人将诃黎勒、大腹等在舶上，用防不虞。或遇大鱼放涎滑水中数里，船不能通，乃煮此洗其涎滑，寻化为水，则其治气消痰功力可知矣。

李珣祖上为波斯人，其记载诃黎勒是波斯人在船上所备药物还是比较可信的。同

时，根据《广州府志》所述，诃黎勒是与蘋婆共植在“虞苑”之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蘋婆”也是从海外传入中国的，是一种梧桐科植物，现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贵州等地，也有药用价值，主治虫积腹痛、翻胃吐食、疝痛等症，适用于航海、旅行。其梵语发音为“bimba”或“bimbaja”，巴利语发音为“bimba”或“bimbaja^{la}”，音译为蘋婆，意为相思树^③。蘋婆是佛经中常见的一种植物，由于蘋婆果色丹且润，形状类似嘴唇，所以佛典中多用以譬喻口唇之美。

《敦煌变文集》中曾多处出现蘋婆这种植物，《丑女缘起》中有：“发绀旋螺文，眉如初月翠，口似蘋婆果，四十二牙齿，两目海澄澄，胸前题万字。”^④同时，佛典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个名叫“频婆娑罗王”的国王，梵名Bimbisāra，是与释尊同时代的摩揭陀国王。由此可推“bimb”本是梵音，“bimba”音译成汉语才有“蘋婆”一词。从蘋婆的发音来看，其与诃黎勒的传入途径有所不同，应该是由印度本土传入中国，并没有经过中亚波斯地区的中转。

蘋婆传入中国后同诃黎勒的命运一样，没有被中国人普遍熟识，很多人认为蘋婆果是一种类似于李子的植物，古时称柰。明代的时候李时珍还将蘋婆与“柰”混淆。《本草纲目·果部目录第三十卷》：“【释名】蘋婆音波。[时珍曰]篆文柰字，象子缀于木之形。梵言谓之蘋婆，今北人亦呼之，犹好也。【集解】[弘景曰]柰，江南虽有，而北国最丰。作脯食之，不宜人。林檎相似而小，俱不益人……”而《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一千九百七·广州府土产》中说：“蘋婆子，大如肥皂核，煨熟去皮，味如栗，本韶州月华寺种，旧傅三藏法师在西域携至，如今多

①（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M].中华书局，1974:920.

《卷五十·列传第四十二》异域下波斯国条记载：“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之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万。……土出名马及驰，富室至有数千头者。又出白象、狮子……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唐）魏徵等撰.隋书[M].中华书局，1982:1857.

《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波斯国条中亦记载：“……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

②（唐）戴孚.广异记（第九卷·诃黎勒）[M].中华书局，1992.

③星云大师监修、慈怡法师主编：《蘋婆树》，《佛光大辞典》<http://baike.foyan.net/index.php?doc-view-33598.html>

④王重民.王庆霖.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编.敦煌变文集·卷六·丑女缘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有之。频一作贫，梵语谓之丛林，以其叶盛成丛也。”

从以上情况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至少在东汉末年虞翻来到广州的时候，广州本地已经出现至少两种原产于印度的植物，传播的方式分别是经由波斯人中转传入和从印度本土直接传入。且从园内“多植”诃黎勒树和蘋婆树的情况来看，它们在广州汇集的时间应该在虞翻来到之前。因为植物的生长、繁殖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基础，“多植成林”更需要时间。所以可以说，这两种海药最迟在东汉末年就已经从海外流入广州^①。

二、诃黎勒与蘋婆应为“海药”

诃黎勒与蘋婆这两种外来植物进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国人所熟识，诃黎勒到唐代还不为人所知；蘋婆在明代还与其他植物搞混。可见它们在汉末更应该是比较稀罕的物种。如此少见，且通过不同文明传入的两种外来植物，同时出现在广州“虞苑”中，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在东汉末年，中国并不出产这两种植物，它们已经成为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载体，这两种植物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空间上成规模的统一出现，必是有人故意栽种，并无野生的可能。

其实西域商品传入广州的年代很早，南越王墓中就有波斯银盒、金花泡饰、玻璃碗、玻璃珠等海外舶来品出土，十分精美；广州汉墓中也有陶制犀角模型出土^②。不过，两汉时期海外商人打开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以进贡为主，献给当时统治阶层的多为珠饰、象牙、犀角、玳瑁、琉璃、珊瑚、琥珀、玛瑙、水晶、香料等奢侈品，朝贡廉价植物的情况几乎不见^③。由此可推，诃黎勒及蘋婆两种植物并非是用于进贡，其作用应为李珣所述，是海外商人种植于广州，用于回

航时海上医疗所用。那么这两种从海外传入的植物，因其药性适用于航海所需，我们可以称其为“海药”。

三、两种植物可为出海所备

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海船多从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并无广州作为贸易港口的记载。^④直到三国东吴时，孙权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从番禺（今广州）出发，经海南岛东面抵达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港才从日南、徐闻、合浦等地转移至广州。^⑤

朱应、康泰所走的这条航线比过去沿岸航行、水陆接驳的传统航道便捷，开通后大大缩短了从广州到东南亚各国的航程。东吴之后，这条航线的繁荣直接导致了徐闻、合浦港的衰落。但是从以上论述可见，东汉末年来自波斯、印度等地的商人，已经在广州种植诃黎勒和蘋婆这两种植物作为回航的“海药”，因此广州在东汉末年作为港口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且广州汇聚了来自波斯和印度的商人，其港口规模也不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各国。结合光孝寺内大规模地“遍植”诃黎勒和蘋婆这两种海外植物这一情况来看，东汉时期自广州出航，经东南亚过马六甲海峡，达印度甚至直达波斯湾这一海路，已初具规模。

综上所述，通过文献记载，从光孝寺种植诃黎勒和蘋婆两种植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规模来看，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港口，很可能在东汉末年虞翻来到广州以前就已经形成。

参考文献：

- [1]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敦煌变文集·卷六·丑女缘起[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 [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M].文物出版社, 1981.

①见《三国志》，1327页。

②《三国志·吴书·虞翻传》：“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从选曹郎为散骑中常侍，后为监军使者，讨扶严，病卒。”（东晋）虞翻：《会稽典录》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还乡里。”可见，虞翻死时是公元233年，那么虞翻出生的时间是东汉末年，公元218年，此时虞翻已来到广州。

③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M].文物出版社，1991:345-347.

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M].文物出版社，1981:128、174.

⑤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M].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54、57.

⑥（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中华书局，1964:1671.

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

⑧（三国·吴）康泰撰，《吴时外国传》，记述他和朱应出使南海时经历和传闻的各国情况。原书已佚，现散见各书。

《水经注》作《康泰扶南记》或《扶南传》；《艺文类聚》作《吴时外国志》或《扶南记》；《通典》作《扶南